

學 習 日

X Y O S I

第一卷 第十一期

目 錄

筆談
關於物價高漲
秀才出了門

泉
路

論蘇芬衝突的本質

剛廷民

問題討論特輯

關於理智與情感的討論

感情與理智的相互關係
關於理智與情感的我見
感情決定理智
感情決定理智的我見
理智決定感情

吳家樹
仰
蕭
苗
葉
時

香氣是否物質？

一、逸如君的來信
二、關於香氣是否物質覆
逸如君
黃特
一、車載先生的來信
二、高樂先生的意見
高車
梁載

關於墨子思想和幾個
歷史問題的討論

對於國民黨關於實施憲政
的指示的我見

張鋼

信箱
寄人離下怎麼辦
自我批評是否需要
一個讀書會會員

共坊



鐵嬰刻

零售實價一角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三日 藏館圖書展覽

談筆 關於物價高漲



農曆新年以後的百物飛漲，我們與其說是意外，無寧說是意中，記得在去年米價狂漲之後，表面上稍微平定時，就曾經有人指出過，如果我們沒有較為根本的辦法，則奸商必定會利用時機將物價抬得更高，但事有出人意料以外的，是在進行的集團購米工作，却在一個時期被平糶代替了，雖則集團購米工作，亦曾繼續進行，但在時間上却總遲了一點，如果我們有一批食糧存在那裏，我想在今天決不致於餓得這樣荒亂，固然，我們是不能怪熱心社會事業人士辦平糶辦得不好，但在今天却應該將這事作為我們的借鏡。

過去的事，我們且不去談吧，要緊的是我們今後怎麼辦？我們希望租界當局即刻援用國府「非常時期評定物價及取締抄機操縱辦法」，從嚴懲辦奸商，並設法疏通來源，制止投機操縱，二、希望各業領袖與全上海市民與租界當局合作，組織起各種日常必需品的消費合作社，實行集團購買，平價出售與一般平民。

最後，也是最要緊的，是我們應該認識奸商之所以能夠投機，乃利用了上海的外國環境，同時與「和平」陰謀有著呼應作用的，我們必須警惕，我們必須堅定。（泉）

秀才出了門

記得在「自由談」新任編輯先生上台的時候，曾宣佈必須刊載「活潑輕鬆」的文字，然而畢竟也有例外，最近却出現了兩篇有關「物價飛漲」的那種煞風景的東西。

一篇是「秀才出門去」，大致是我們的編輯先生目擊一般寫作的人對於平民的生活瞭解得太不深刻，於是警惕地指出「秀才們」還得「出門」，多多體驗平民的實生活，自然也就正是「秀才們」不許「空

對於國民黨關於實施憲政指示的我見 張錫

中華民國要走上澈底解放的前途，只有在今天實現真正的三民主義民主政治，這一真理，已為全中國人民所理解，這從目前廣泛地開展的憲政運動上便可證明。故在今天關於民主憲政問題，已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只是要怎樣才能實現真正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問題。最近國民黨中央為了實行憲政，對各級黨部特加指示（見本埠十二日各報），可見國民黨對於實施憲政這一問題的重視，全國人民讀了這一指示以後，首先自應當感謝執政的國民黨的賢明。正因為如此，全國人民便不能不對這一指示深加體驗，遵照指示，以至忠至愛之心臨之。

一、設有所見，自應竭盡忠誠供獻於黨政當局。這就是我寫這篇文章的意思。

第一，關於實施憲政的意義，指示裏會明白指出，政府乃「為應時代的要求，促進政治的進步」，同時為要實現「總理畢生努力，總裁歷年奮鬥實現憲政的主要方針」，關於實施憲政的意義，可說是指示得非常明確，不過要怎樣才能適合時代的要求，無疑的是要將我們的政府建基於廣大的階層之上，結束黨治，還政於民，這不僅是依照中山先生的遺教應該這樣作，同時歷史規定我們，抗戰決定我們都應該這樣做。指示中雖沒有明白指出，相信這一理解總不會錯誤的。

第二，關於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與職權，這是實現憲政的先決條件，要憲政真能名符其實，首先要國民大會的代表真能代表民衆，而有管理國家的權限。但關於這點指示中着重指出的只是國民大會組織法與代表選舉法會完成了立法手續，以及過去選出的代表是依法選舉的。我們覺得這是這樣指示，無異取消憲政。因為完成了立法手續的法律，可能依法手續加以修改，同樣的，依法選出的代表，亦能依法改選，故兩者的是否合法，根本上已無問題，而我們所要討論的則是那兩種法律是不是適合「時代的要求」，所選代表是不是真能代表民衆，關於前者，國民大會組織法的修正案中並沒有國民大會職權的規定，這顯然與還政於民的憲政意義相違反，雖則國民大會怎樣執行憲法的權限應俟憲法具體規定，但國民大會享有執行憲法之權，則不能不在國民大會所由成立的組織法中加以規定，這與憲法是並不抵觸的，否則國民大會將不免是一個空頭機關，民主其名，國家的事務仍然是老百姓不得過問，還談什麼憲政呢？又代表選舉法中有所謂當然代表與指定代表，非民衆選出的代表，怎能代表民意，這是誰也知道的。

關於後者，我們知道過去選出的代表，不僅非真正由民衆所選出，其中且有不少已經附逆，指示中認為除附逆有據外，應一律有效，這點顯為民衆所不贊同，因為既能附逆，則他們顯不能代表民衆要求解放的立場，與要他代表的利害相反。誠然人有良莠不齊，我們不能說一部份代表已經附逆，其餘代表便都不可靠，但由於這點，我們却可看出所謂代表的素質，既有人明目張胆敢於公開附逆，則在暗地裏也就難保沒有不忠於民族的人存在其間，在國民參政會決定實施憲政以後，全國輿論都要求重行改選，更顯見那些代表不為民衆所信任，今次指示顯與民意相反，故我們堅決要求政府對國民大會組織法及代表選舉法應依「立法手續」，「鄭重」修改，並宣佈過去選出的代表無效，實行普選。

第三，關於憲法草案問題，指示中特別指出五五憲草的合法性，這也與國民大會組織法與代表選舉法問題一樣，我們所要考慮的並不在憲草的成立合不合法，而應該注意的是五五憲草是不是適合時代的要求，如爲我

「

再一篇便是二月二十二日的「生活的戰爭」大概是一「物價飛漲」這一事實不易抹煞的緣故吧，在這篇大文中，看見我們的編輯先生的確是走「出門」來了。但不知是由於我們的編輯先生觀察的太深刻呢，還是他天生的一枝「活潑輕鬆」的筆，多麼殘酷的事實，真的完全在紙上被活畫出來了。大家看吧，在這生活的鬥爭中，有着一陣亡了的將士，且也點綴着的「人間的逃卒」，既有了一「我們的傷兵」，自然還少不了一「我們的救護隊」，這場面的熱鬧，緊張，真個好着煞人，這兒是不僅走出門了，而且還踏上了「戰場」，不編輯先生本身是戰士，而且是勝利的英雄。

然則，「我們是跟誰在打仗呢？」你說飛漲的物價嗎？「並不是。」投機的好商嗎？「也還不是。」我們的真敵人，是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可算是我們的編輯先生道破了個中真諦。

但且慢，「這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是由你與我和他所造成的，」所以誰也負不了這物價飛漲的責任，「而是我們每個人所應該負責的。」如此說來，奸商的操縱物價，大家都有份兒，即連死的傷的也逃避不了責任，而他們的死傷，也正是法該的了。

但是，我們知道，社會制度原是人所造成的，而它的不合理，也正是由於人的造作，是這中間也許有着一「我跟你」，但却不一定有他或他們，所以要消滅這個不合理，便必須去向人的中間找出深藏着的敵人來，根本上從人的鬥爭上着手，我們的編輯先生却偏把目標轉移到社會制度上去，但社會制度又生長在那裏呢？

固然「施賑平糶」，「剷切勸告」，都不是安定物價的根本辦法，要真正的消滅奸商們是必須改革這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所以我們大夥兒都堅決地在向着一個目標，進行着英勇的鬥爭。但是在這總目標前面，我們看見這逆來的黑流，却還是要設法撲滅的，決不能空穴洞洞地說着「改良社會」而夫等死。（範）

們所需要，五五憲草自民國二十五年公佈以後，曾經有過熱烈的批評，其中一般認為還有問題值得討論的，重要的約有三點：一關於人民權利義務的規定，憲草所採是法律的，限制不是憲法的限制，等於在憲法上留有漏洞，人民權利隨時有被法律剝奪可能。二國民大會的職權，非常狹小，會期過長，在抗建現階段中，顯不適合。三元首的發佈緊急命令之權，範圍太廣，在國民黨六中全會決定本年十一月十二日為召集國民大會之期以後，全國輿論對於憲草的批評亦集中在這幾點，五五憲草既在公佈當時未盡適合，自更不適合我們今天的要求。關於五五憲草的合法性，這點原沒有人否認，相反的，在今天推進憲政運動的人幾乎一致認定它是最接近我們的一部文獻。但我們決不能強調了它的合法性，從而認定我們的憲法不用重新起草，這觀念顯然是不正確的。在社會上有許多具有合法性的東西，因為時代的變遷，須加修改，這原是常識以內的事。如果僅在形勢上誇張起它的合法性，認為應永久不變，那無異是說現存政治機構無須更張，（因為現存政治機構亦有它的合法性的）基於這種邏輯，顯然是認民主在今天為不需要，這自不是一「抱定民主立憲主張，始終不渝」的國民黨此追求的。故我們堅決主張重新起草憲法，而五五憲草只能作為起草憲法時的重要參考資料，不能以之來代替我們所需要的憲法。

第四，關於憲政問題的討論，這點亦非常重要，我們知道，實行憲政，並不只是召開一次國民大會制定一部憲法就算盡了能事，主要的必使全國人民都了解憲政並能運用民主權利，故在憲政未實施以前，必須廣泛地發動憲政宣傳與討論，這是主張憲政的人沒有不這樣主張的。中山先生在號召國民大會時，曾主張在國民大會未召集以前應有一番準備工作，同時公開對新聞記者宣稱，希望一致鼓吹，可見這一事情必須發動全國人民起來討論，不這樣便是違反中山先生的主義及遺教的。

指示中認為「在此戰爭未結束前政府對於為研究憲政而組織團體之舉，不能不設定必要之限制，以防其弊。」關於討論憲政問題之集會，「在各省市應由各省市黨部、政府、會同所在地參議會召集。」這雖表示國民黨對這問題極端慎重，但未曾明白指示限制時的範圍，並扶助研究憲政問題並無流弊的團體，措詞似亦太含糊。因為事實告訴我們，抗戰二年多以來，每有政府對於民衆運動因「不能不設定必要限制，以防流弊」而各政黨當局在執行時却一味摧殘民衆組織，壓制民衆言論，以致不幸事件，時有發生，而所得結果，恰相反。故在憲政運動蓬勃開展的今天，要使這一運動能循着軌道邁進，對於指示中的籠統詞句，却不能不使我們有着懷疑。

指示中認為「在重要方面，國民參政會之憲政期成會，為研究憲政向政府貢獻意見之合法機關，為集中意見，指示不必另有其他組織，其他各省市，如有組織之必要，亦只須由各省市黨部、政府、會同參議會組織憲政研究團體，領導各該地關於憲政之研究。」這裏，我們亦認為依照這種集中辦法，簡直是壓制着人民不許自由討論，好似將一個人的耳朵鼻子眼睛塞起來，只留嘴巴集中呼吸，縱能免除流弊，却有礙這個人的健康。集中必須民主，民主才能集中，這道理可說是不用解釋的。至於「反對憲政及違反三民主義，而曲解憲政之言論」應加取締，自是每一個要求憲政的人所贊同，不過取締應有範圍，却亦同樣必要的。確的，在今天雖沒有人敢於正面反對憲政，但暗地裏或從側面反對憲政的，却大有人在，甚至因為格於情勢，為應付民衆要求，而想以非三民主義的憲政欺騙老百姓一下，更不在少數。我們迫切希望政府對於這種暗藏的「非三民主義者及曲解憲政的人」嚴加取締，一方面更希望對於根據三民主義而研究憲政的加以保障，同時要求政府立刻實行國民參政會「依法定手續」所通過的「治標辦法」，開放人民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使全國人民都能為實現真正的三民主義民主政治而努力。這不僅有關整個憲政前途，也是有關中國民族的解放的。

論蘇芬衝突的本質

剛廷

一 歪曲與錯誤

對於蘇芬衝突的評論，歪曲的見解是很多的。最顯著的是由帝國主義情報機關指揮着的一套極拙劣的形式邏輯，那就是日本出兵進攻中國是侵略，德國佔領波蘭也是侵略，那末當然咯蘇聯出兵進攻芬蘭也一定是侵略同樣的推論結果，「滿洲國」是傀儡，芬蘭人民政府當然也是傀儡，中國抗戰是反侵略的正義戰爭，當然芬蘭的抗拒蘇聯也不會不是正義的反侵略戰爭，可惜的是，假使碰着一個腦筋複雜和做銳些的中學生，他進一步的問：蘇聯進兵波蘭東部之後，馬上把大批地主的土地全部分配給貧農們，蘇聯專顧拿幾倍大的土地和幾萬萬的金錢去換芬蘭的一小塊土地和一些在普通地圖上都看不見的小島，可是日本和德國完全不是這樣，這是什麼道理呢？我想那些靠一套拙劣形式邏輯做買賣的人就很難回答的吧！這樣的存心歪曲事實的見解，尤其真只能一時騙過某些腦筋簡單的羣衆，但只要真正事實暴露之後，羣衆是會學習他的教訓的！

其次，有些見解錯誤的人，他們本來也許是同情蘇聯的，但近來看見紅軍開入波蘭，接着又向芬蘭進兵，簡直嚇得一跳，覺得蘇聯有些靠不住了，以為蘇聯在國內革命是應該的，對外宣傳革命也是應該的，不過居然把紅軍開到別人的國土裏去，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甚至更懷疑到蘇聯莫非要在歐戰中趁火打劫嗎？對於這種僅僅同情而毫不理解革命的人，我不想多說話，只叫他們自己想想敵人的別動隊，甚至先鋒隊已襲近我們城下時，我們是閉門不理還是開門迎擊好呢？這是一個常論問題，不是什麼高深理論啊！

最後，還有一些主觀上是信任革命信任蘇聯的人，但他們沒有從革命的觀點上去細心研究蘇芬衝突的特殊性——它的革命的本質，便很熱情（也可說是很燥急）地憑着對一般戰爭的機械論觀點，去分析蘇芬衝突，因而得出錯誤的結論說：目前蘇芬衝突的延長，是因為芬蘭的軍力意外的強，天時地理對蘇軍也極不利，恐怕衝突將要繼續延長下去吧！抱這種見解的人，射覆先生（「新知半月刊」三卷五期）為「什麼蘇聯不能很快地擊潰芬蘭」的作者，便是一個例子。

根據射覆先生的分析：「蘇聯不能很快地擊潰芬蘭」的原因：第一，最重要是帝國主義國家（英、法、德）二十年來積極援助芬蘭，把芬蘭變成一個非常堅固的「反蘇堡壘」，把芬蘭訓練成「一個水準很高，設備很精良的小型新式作戰兵團」；第二，芬蘭具有許多有利條件，如天時、地理、戰術以及準備在先等，因此，蘇聯不能像德國對波蘭一樣的很快擊潰芬蘭，而「在有許多地方以前所意圖戰爭復為相似」，戰事要得到解決，「似乎尚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期」。

那末射覆先生有什麼錯誤呢？我認為他的錯誤不在於他的分析中的某一點上，而是在把問題的重心忽略了——把蘇芬衝突的特殊性忽略了。假如不從政治的特性上來了解這問題，那末人家問：「先生蘇聯不是沙皇治下的一個膠澳嗎？怎麼會一點不知道帝國主義積極幫助了芬蘭二十年，怎麼會不事先估計到芬蘭的天時、地理等等有利條件？又怎樣會不研究攻守與勢，毫無準備而想「很快地擊潰芬蘭」呢？」這樣淺近的疑問，也許射覆先生會無法回答，否則只能硬說：「唔……也許蘇聯忙於準備對付德、日兩國，竟疏忽了帝國主義在芬蘭的一切佈置吧！」那末斯大林說的「假如閉着眼睛而不願看見資本主義包圍的事實……那就可笑而愚蠢了。」不是變成空襲了嗎？（見「斯大林答覆伊凡諾夫同志的信」）

二 反蘇陰謀與蘇聯國策

射覆先生在觀察蘇芬事件時，雖也曾提到帝國主義反蘇陰謀，和蘇聯的和平國策，但只提一提是不夠的，因為不從反蘇陰謀和蘇聯國策的全面觀察出發，是絕不能正確了解蘇芬事件的。

最先，我們要了解，帝國主義的反蘇陰謀是世界規模的，是全世界的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臨終前的掙扎，假如只看到帝國主義二十年來在芬蘭的準備佈置，而忘却或者輕視了帝國主義在蘇聯的其他那邦準備放火，那就大錯特錯了！我們只須稍微把眼光擴大一點，就很容易看見最近幾個月來，英、法在歐洲拼命拉攏土耳其和巴爾幹半島各小國，甚至一面誘脅意大利和西班牙，目的是什麼呢？無疑的，其

法實感階級頑固分子正在企圖緩和在歐洲帝國主義間的衝突，帝國主義與弱小國家間的衝突，進而強調蘇聯的「侵略企圖」想儘快造成歐洲反蘇聯合陣線，好把自己從臨終的寒牀上扶救起來。這工作是用最大力量（金鎊外交和宣傳）在積極進行着的。至於遠東方面，情形是更其緊張，由於中國第二期抗戰力量的增長和人民團結的進步，這不但使日本的侵略夢想陷於破滅之境，即英、法、美各國統治層也感到意外的驚愕。目前英、美帝國主義者所最恐懼的已不是日本，而是行將獨立的中國和日益強大的蘇聯，因此，他們便幻想在遠東救出他們的夥伴——日本，同時誘脅中國，促成對日投降，好結成反蘇聯線，由英、美指揮，開始進攻蘇聯。這危險的企圖正式發動於去年之英、日談判，在最近一兩月中進行得更為積極，這事實從英、美要人與日本政府的各種言論、行動以及英、法、美、日各國通訊社的新聞論調上，便可明顯看得出來。這陰謀是非常危險的，萬一實現的話，中國的抗戰偉業固然完全被斷送，就是蘇聯的東疆也難確保安全了。

這東西兩面同時積極進行的惡毒陰謀，在蘇聯是不能不以全神來注意和作絕對確保安全的準備的。從這世界規模的積極陰謀來看蘇芬衝突，蘇聯之不願也不預備「迅速擊潰芬蘭」便有它的必然道理了。

從今而後，帝國主義的反蘇陰謀必將因帝國主義本身的迅速沒落而更趨積極和惡毒，同時蘇聯也必須更加提高警覺性和從世界的觀點上來應付一切可能的危險，這也是沒有疑問的。因此，我們今後在觀察蘇聯的一切對內對外的國策行動時，這一原則是應該特別注意的！

其次，我們再從蘇聯的國策來看蘇芬衝突。根據聯共十八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林的報告，蘇聯的對內和對外國策，總括起來是這樣：從經濟、文化、政治、軍事……各方面繼續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國家，同時對外堅持和平政策，與一切鄰邦增進平等親善的關係（參看「今日之蘇聯」）。這個基本國策，當我們考察蘇聯的一切對外行動時是不能忽略的。至於蘇芬衝突，是因為芬蘭統治者受帝國主義的唆使而瘋狂似的向蘇聯邊境開砲挑釁，才引起軍事行動的。蘇聯原先是用盡了一切和平方法來和芬蘭談判平等互惠的條件，但最後受到挑釁才採取軍事行動，這是和平政策的執行，尤其是在獲得西北邊境安全的確切保證，絕不是報復，更不是侵略，也不是蓄意完全「擊潰芬蘭」或者像帝國主義的喉舌所說「併吞芬蘭」的。這和德國進攻波蘭，日本侵略中國的動機就截然不同。我們看，在衝突之前蘇聯向芬蘭提出的要求，不過是拿幾倍大的土地以換得下列報酬而已：（一）將在卡萊里亞地峽的芬蘭國境移至列寧格勒以北一百公里，（二）將芬蘭灣內數小島割予蘇聯，（三）芬蘭不在埃倫特島設防，（四）成立兩國軍事互助協定。到了談判將會停頓之前，這第（四）個要求蘇聯也竟退讓放棄了。這說明什麼呢？這說明蘇

聯從開始就沒有「併吞芬蘭」的意思，只不過希望能保全國境和奠定波羅的海的和平基礎吧了。射覆先生在文章標題上就說「蘇聯為什麼不能很快地擊潰芬蘭」這是從分析問題的出發點起就着錯了的。

再從最近蘇芬衝突的實際形勢說，蘇聯在大體上已實現了上述的三個要求。根據一月十三日塔斯社電訊列寧格勒軍區總部公報：蘇聯紅軍在芬蘭美堡（想必是芬蘭東南部之Vihori）方面已深入七十公里，（加上原有距離三十二公里，離列寧格勒恰恰是一百零二公里），在薩特波拉方面深入八十公里，在貝樂摩方面深入一百三十公里，在烏里亞堡方面深入一百二十公里，在蘇摩薩爾方面深入十五公里。再根據很早的各方面新聞報道，芬蘭灣內有軍略意義的好幾個芬蘭小島，都早已為蘇聯紅海軍佔領。把這些紅軍戰績和蘇聯最後提出的條件比較一下，究竟還差多少呢？假如一定以為紅軍要把芬京佔領，把全部芬蘭領土劃入蘇聯版圖才算是勝利，可是我從來就沒有聽見過蘇聯人士曾有這樣表示啊！這只是測量帝國主義（法西斯）侵略戰爭的一種尺度啊！

今後假如在紅海、空軍的監視之下，芬蘭統治者不能繼續獲得帝國主義的充分接濟，那末芬蘭統治者就根本無力反攻紅軍，芬蘭的資產階級獨裁政府不久也就不得不崩潰，而由一個獨立的芬蘭民主共和國政府來代替，這是芬蘭人民大眾的希望，也就是蘇聯和平政策的具體成果啊！

三 蘇聯的對外軍事行動是革命的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那便是戰爭的性質問題。列寧很早就明確地指出過：「戰爭是以另一些手段的政治的繼續。一切的戰爭，是和產生它的政治機構不可分割地相聯繫着。」（科羅萊夫著論現代戰爭的性質，戈實權譯）因此，科羅萊夫說：我們「必須清楚地知道，這個或那個戰爭是為什麼發生的，這個戰爭具有什麼樣的階級特性，它的政治內容怎樣，它是什麼政策的繼續。假如統治階級的政策是侵略的，掠奪的政策，它的目的是在壓迫和剝削別國的人民，則這個政策的繼續的戰爭，就是侵略的、掠奪的、非正義的戰爭。假如這個政策所表現的是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是保衛人民不致遭受其他侵略者的侵略和奴役的企圖，那麼，這個政策的繼續的戰爭，就是正義的戰爭。」此外，列寧更有一個明確的指示：正義的戰爭就是「為爭取社會主義，謀使別國人民從資產階級之下解放出來」的戰爭。（均引自同上譯文）

因此，我們應該知道，戰爭在其根本性質上就可大抵分為兩類：一種是侵略的非正義的戰爭，另一種是革命的、正義的戰爭。而這次蘇聯紅軍之進擊芬蘭，無疑的是屬於後一種的戰爭。因為蘇聯的根本目的，就是保衛芬蘭人民不致繼續遭受

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和奴役，也就是爲鞏固與發展社會主義和謀使芬蘭人民從資產階級之下解放出來。假如我們不認識這一點，就無法了解蘇芬衝突的本質。假如我們不從本質上把蘇芬衝突與德波戰爭、意阿戰爭分別開來，儘管你舉出種種技術的部分的理由，甚至於親身到各該戰場去考察一遍，結果還是清混不清，越弄越糊塗的。這就叫做見木不見林啊！

就因爲戰爭性質的不同，其所表現的形式也就不一樣。我以爲，由於革命戰爭的政治內容有別於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所以革命戰爭的一般形式也應該有別於侵略戰爭，革命戰爭最少必須具備下列三個特點：

(一) 戰爭的進行與獲得勝利，主要是依靠廣大羣衆特別是工農羣衆的力量。這個特點是侵略戰爭所不能有的，因爲它是以壓迫及掠奪工農羣衆爲目的。相反的，革命戰爭必然具備這個特點，因爲它本身就是解放工農大衆的正義戰爭。所以，在革命戰爭的進行中，必然同時使廣大羣衆從被壓迫狀態下解放出來，獲得他們的基本利益（如農民獲得土地，工人佔有工場等）。這不單提高他們的政治地位，同時也改善了他們的經濟生活。一待戰爭勝利革命成功時，他們便變成國家和一切財產的主人了。在這個意義上，廣大羣衆必然地無條件擁護這個戰爭，踴躍參加這個戰爭，而革命戰爭必然會獲得最後勝利。

蘇聯的對波蘭與對芬蘭的軍事行動便首先具備了這個特點，例如波蘭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工農大衆便從資本家地主手裏獲得了工廠和土地，芬蘭人民政府的政治綱領中便明確規定工農的權利，而這些權利在紅軍佔領區域內是完全實現了的。不過，假如問：那末芬蘭舊政府統治區的人民大衆爲什麼不起來參加革命戰爭響應紅軍呢？這就是芬蘭統治者能够苟延殘喘的重要原因之一了。原來芬蘭重要統治者之一的孟納與將軍，就是一個世界知名的屠殺革命人民的劊子手。『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底前幾星期中，大約一共捕了九萬個男女，其中有一萬五千人馬上被槍決……在立度馬克地方被槍決五千人，在拉赫維地方被槍決二千人，在浮堡被槍決四千人……在拉赫維地方又用機關槍射死百名婦人……』（去年十二月八日英國工黨領袖韋祺胡特寫給新聞紀事報的一封信）這便是孟納與的豐功偉績之一！目前孟納與仍舊在芬蘭軍政大權，繼續其反革命的屠殺政策，並得帝國主義的積極援助，在這高壓之下的芬蘭人民，當然不能夠很順利完成他們的革命工作的！

(二) 戰爭的主要對象是少數最頑固的壓迫剝削人民的統治者。這一特點和上面的一個特點是一件東西的兩面。革命戰爭既然以解放人民大衆爲目的，那末當然戰爭的對象便是那人民大衆的主要的少數敵人。革命的敵人固然是一個整個的統治階級，但在革命的發展過程中，由於人民革命力量的高漲，由於統治階

級的必然滅亡的命運日益被事實證明，被人民認識，結果，統治階級便日益分化，最後便剩下最頑固的少數分子堅持反抗革命，對於這些分子，除了用殘酷的戰爭手段之外是很難有甚至沒有別的法子可以克服他們的。當然，在從廣大優勢敵人圍攻下進行保衛革命的戰爭時，戰爭對象是必須包括一切可能危害革命的敵人，但這只是比較特殊的現象，而在基本上，革命戰爭的最終對象必然是最頑固的少數敵人，這從過去革命史上可以看出來。

這次蘇聯進兵芬蘭，戰爭的目的，是在保衛社會主義國家和幫助芬蘭人民打擊那些最頑固的統治者——大資本家、大地主及其豢養着的軍人和政客。同時又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所以這戰爭絕不會發展爲像希特勒和墨索利尼之對波阿一樣，槍彈砲彈專向着廣大人民施放的。假如以爲紅軍未能用殘暴的戰爭方式迅速佔領芬蘭全國土地便認爲是紅軍的失敗或者無力，這判斷不是錯誤便是謬誤！

(三) 在戰爭過程中政治仍是基本的。革命戰爭因爲是解放被壓迫人民的，一種手段，所以它有正義性即進步的政治性，這是帝國主義發動的一切戰爭所不能有的。這進步的政治性在戰爭過程中應該盡量發揮，用一切可能方法向廣大人民羣衆以及敵軍部隊作宣傳煽動工作，使他們起來擁護和參加革命戰爭，以達到革命的目的。蘇聯紅軍在過去作擊潰白軍與干涉軍的戰爭時，所以獲得勝利，主要的不是依靠優良的裝備和技術，而是依靠那(一) 正確的、適合人民利益的爲人民所理解、接受以及擁護到底的政策；(二) 紅軍戰士正確了解了戰爭的政治任務；(三) 在敵軍後方發動了工農大衆起來反對和擾亂敵軍並幫助紅軍；(四) 全世界工農的同情和援助……（參看聯共黨史簡明教程）

在這次蘇芬衝突中，紅軍雖有了高度的技術裝備，但無疑的，政治鬥爭仍是主要的工作，它並不完全表現在紅軍的進程多少，而將表現在衝突過程中的某個變階段的。假如以爲紅軍的進展遲緩便斷定是紅軍無力，那當然是錯誤的。

上述三點，只是就一般的革命戰爭形式來說，在革命的不斷發展中，可能有更豐富的新的形式被發見，不過上面三點是不會缺少的。就從這三個特點來觀察蘇芬衝突，我們便沒有理由懷疑蘇聯的「無力」自也不必拘於技術的部分的理由來解釋蘇芬衝突的現狀。

四 結論

總括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蘇芬衝突是一種革命戰爭，在蘇聯是以繼續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及謀使芬蘭人民從資產階級（包括資本家、地主、軍人、帝國主義代理人等等）壓迫下解放出來爲目的，才不惜以軍事行動加之芬蘭的反動的資產階級政權；但在芬蘭統治者方面，則完全是以執行帝國主義世界規

模的巨蘇政策的一部任務並保障其階級統治為目的，而不惜犧牲芬蘭人民的生命財產以抗拒蘇聯。由於蘇聯的對芬軍事行動是有別於帝國主義戰爭的革命戰爭，因此它的形式便和一切帝國主義戰爭完全不同之點，我們若拿對一般戰爭（特別是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尺度來測量蘇芬衝突，其結果是必然會陷於錯誤。

然而關於蘇芬衝突的本質上的把握，並不一定從技術觀點上去分析蘇芬衝突的應有意義，因為革命政策的具體完成是必須通過複雜的技術條件的。例如：兵員的質與量、裝備、戰術與戰術、天候、地形、情報……等，對於革命戰爭之推進與獲得勝利，都有它重要意義，由於這些條件的不利，可能使戰爭受到某些障礙與損失。可是必須注意，技術條件決不是左右革命戰爭的主要因素，它只具有從屬的意義罷了。假如忽視這一點，那末歷史上一切革命戰爭的勝利，固然無從解釋，就是對今後將更高漲的革命戰爭也就無從認識了。

關於墨子思想和幾個歷史問題的討論

一 車載先生的來信

編者先生：

在學習十期舒蕪先生的「用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文中，有「如明朝的顏元李塈，近代去世不久的章太炎先生，都是墨家學者，攻擊儒家最激烈。」似有問題。

一、顏元李塈是清代人，非明代人，想係誤植。

二、顏李學派為儒家，非墨家。把顏李的實踐與墨家的實踐合一，和把實踐主義的實踐與顏李學派的實踐合一，同樣的出於附會。附會的態度，正是我們應該加以克服的。

三、顏李學派所攻擊的儒家，為宋儒與明儒，不能據此斷定顏李為墨家學者。鄙意嘗以為新儒家可分三派：一為宋儒的理學；二為明儒的心學；三為清儒的顏李學派。在某種觀點上說來，宋儒思想接近荀子，明儒思想接近孟子，顏李學派的思想，則接近於孔子。此意說來話長。

四、章太炎先生似亦不可視為墨家學者。太炎先生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自有其承先啓後的價值存在。在其思想中，重視儒家思想，佛學和莊子思想，或更過於墨家。特別提出「無我」一義，作為三家思想的聯合。此在研究太炎先生思想者，似為一值得重視之點。

我總覺得射翁先生的觀察，是不免錯誤的。便是從這一原則出發，所以他所舉出許多蘇軍的技術上不利因素，我並不否認，我認爲這些因素在某程度上，的確是使蘇軍不能迅速獲得預期的戰果，可是僅僅根據這些理由便斷定「這戰爭暫時還不會解決，如其蘇聯要全部擊潰芬蘭也似乎尚要一個較長的時期。」（見射翁原文第一段）這無論如何是沒有更深一層來看蘇芬戰爭的特質，而有把蘇芬戰爭看作一般性質的戰爭的錯誤。

至於說，究竟蘇芬衝突的可能發展形勢將會怎樣呢？我想主要的要看下面三個條件的變化如何來決定：（一）國際反蘇陰謀的進行和各國人民革命力量的高漲；（二）芬蘭人民革命情緒的高漲與革命行動的發展；（三）蘇聯國內各方面的鞏固與發展情形和基於上述種種條件所決定的蘇聯政策與戰略如何。除此以外，技術的條件只能當作次要的因素吧了。（完）

五、墨家思想雖有其革命性，亦有其反動性。李石岑先生在其遺著「中國哲學十講」一書中，關於墨家思想，強調其「上同」「天志」的見解，頗堪注意。

此語在舒蕪先生原文中，僅爲一例，無關大體，以上云云，謹就所知提出，非敢吹求也。 車載 二八

二 高粱先生的意見

車載先生：可惜舒蕪先生不在上海，而「用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文，是由內地寄來發表的。因此對於來信所示各點，不容很快去徵求舒蕪先生的意見，鄙人於此，頗有興趣，對先生所提出的幾點意見，有如下句話，想說一下：

顏元生於紀元一六三五年，歿於一七〇四年，是一位生於明末清初的人。李塈生於紀元一六五九年，歿於一七三三年，正是清初時人，此點想爲舒蕪先生所誤植。

顏李學派，在清代哲學史上，甚至在整個中國哲學史上，是不可忽略的戰鬥的哲學者——唯物論者。顏李對於宋元明以來的理學，雖澈底排擊，但在某些場合，似不免落於理學唯心論的窠臼，不過顏李的「躬身實踐」「親自耕種」的克苦精神和墨家的苦行，很相接近，舒蕪先生所指，迨即在此。

章太炎先生，不僅早年曾參加革命，而於中國學術

思想上，誠如 先生所言「自有其承先啓後的價值」。然太炎先生的業績，魯迅先生說過「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學術史上的還要大」。而舒蕪先生亦特別指明「至如章太炎先生的少年時代，更是參加革命，不但不撓」。故太炎先生決非「後來却遷居於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輪，和時代隔絕了」（魯迅先生語）的人可比，我們讀他的遺著，無可否認他的確是對墨學有了解的一人。

墨子的思想，「是中國古代的一個最好的唯物論的代表……對社會兼愛的思想，對個人的刻苦儉約……唯物論者墨子的一切思想行爲，在他的時代要算最高尚的了」（見艾思奇共產主義者的道德）即如墨學後來發展的兩大派流——惠施公孫龍「他們的學說，並不都是完全一樣的，他們却是唯物論者」（陳伯達惠施及其他辯者哲學思想）

墨子重命的理論，是奴隸大眾鬥爭的武器，也是奴隸大眾變革思想的反映，它正是墨子哲學中辯證法唯物論的要素，這點可說是不容忽視的唯一寶貴的遺產。我們應該看清楚墨子的時代背景，配合着現階段的實際情況，揚棄地接受有濟於今日的寶貴，反之就難免更誤解墨子是保守的復古派了。

以上於鄙人一點初步的意見，不知 先生以爲如何？還望指教此祝 著安 二月廿二日

關於「理智」與「感情」的討論



「感情」與「理智」的相互關係

吳東嶽

情感與理智的相互關係乃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究竟是情感決定理智呢？還是理智決定情感？關於這一點，最近「學習」上展開了一番熱烈的討論，至於參加討論的雙方則各執一詞，莫衷一是。不過我相信要是大家能够儘量提供自己的意見，共同坦白討論，那末結果一定可以得到一個比較正確的結論的。因此，站在這種觀點上，我也不揣冒昧地寫了如下的意見，以供大家參考。

所謂情感與理智，在哲學上就是感性與理性的問題。誰都知道，感性與理性都是屬於人類的思維的範疇的，二者同為一種心理現象，而構成了認識過程中的兩個不可缺少的要素。感性與理性的關係，乃是相互影響相互轉化以及相互推進之對立統一的過程。事實上，在人類的認識過程中，無論純粹的感性或純粹的理性都是不存在的；不但理性的認識完全導源於感性（沒有感性作基礎，根本談不到理性），就是感性的認識也滲透了理性。

感性的認識與理性的認識不能絕對地機械地對立起來。就我們人類認識的原始或起點說來，固然導源於感性，但感性發展至某種程度時，就要轉化為理性，並不斷地作用牠，豐富牠，糾正牠，推進牠。反之，理性固起源於感性，並發展至一定程度時，也要與感性矛盾，但同時也會影響感性，變化牠，指導牠，糾正牠，推進牠。所以，感性與理性，在人類實踐（包括個人與社會）的過程中，雖然有時互相矛盾，互相衝突，而同時却又是互相聯繫，互相影響，互相糾正，互相證驗，互相轉化，互相推進的——只有這樣，我們人類的認識才能獲得不斷的改進，提高，完善，走向感性與理性的統一，乃至同一。這就是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辯證觀。

明瞭了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之間的相互關係，對於情感與理智的決定作用問題便不難迎刃而解了。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說，既不是情感決定理智，也不是理智決定情感；理性雖導源於感性，但還決不是說理性就被感性所決定了，因為感性中間不能不包含有理性，否則，我們就無從找出人類的情感與下等動物的直目衝動有何差別了。

然而我們也不能將情感與理智的關係混淆起來。譬如在論及勞動者對於剝削者的過度壓榨採取仇視態度的問題時，葉時君說：「既然他覺得對方太豈有此理後（有了理智後）才發生氣憤的衝動行為（感情衝動），可知道是理智決定情感了。」則民君反駁道：「他之所以會覺得對方太豈有此理，還是決定於他的感情基調。」可是則民君沒有進一步指出，這種「感情基調」之中也或多或少地滲透了理智的成份的。於是葉時君堅持「覺得」兩字純粹是表示一種理智，而則民君却主張「這是一種情感」，這樣便不知不覺地各自墮入了專重的理智「理性派」和專重情感的「經驗派」，孰是孰非，豈不要一輩子都弄不清了嗎？——誠然，則民君也並不否認「情感中必有理智，理智中也必有情感」，但僅僅僅說明了情感與理智的不可分離性而沒有證實情感之決定理智，這猶之乎我們說「雞中有蛋，蛋中有雞」，然而未曾說出到底是雞生蛋呢還是蛋生雞？

前面說過，情感既不能決定理智，反之亦然，那末牠們依賴甚麼來決定呢？這就是客觀歷史的發展和階級關係的變動。在階級社會中，一個人總不能不是屬於某階級的一員，他的情感與理智（即階級意識）也總不能不受他所處的歷史環境和階級地位所支配。勞動者對於剝削者的憤恨和仇視，既不是單純的情感的衝動，也不是單純的理智的直覺，而是私有財產關係中資產階級壓榨無產階級的必然結果。同樣的，法西斯國家之掀起侵略戰爭，並不是因為獨裁者「同情」或「不顧」本國民族在國外遭受不平等的待遇，而是為了有延國內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殘喘和維持少數金融寡頭的統治地位。至於威爾斯，「他的心目中存有一種普遍的超時地的理智」，這也不是偶然的。原來他是一個資產階級最巧妙的代理人——他以「現代國家」的觀念否定了馬克斯主義的學說——現在他不是正在弄

常實力地鼓吹反共十字軍的出征嗎？

歷史上這種例子舉不勝舉。讀過俄國革命史的人都知道，一九〇三年當俄國社會民主勞動黨在倫敦開第二次大會時，因黨的組織以及與自由資產階級的關係等問題，開始分裂為布爾塞維克的多數派與孟塞維克的少數派，前者以列寧為其代表後者則擁有馬爾托夫及普列哈諾夫等人。當時列寧與馬爾托夫在私人的情感和友誼上本是最密切的，但列寧為了革命主張的相異而不能不與馬爾托夫分道揚鑣，竟毅然決然地割斷了他們數十年之久的友情。列寧這種堅毅的情感

關於「理智」與「情感」的我見

何修

在前幾期的學習上，曾討論過「理智」與「情感」的問題，當時我很想參加一點意見，但一懶懶下來了。現在這問題既然重被提出，那我不妨再把牠寫下來，作為一個小小的參考。

我以為舊心理學上所謂「理智」與「情感」這兩個名詞，是可以新哲學上「意識」這一術語來完全代表牠們的。所謂「理智」與「情感」只是意識的兩方面而已。一切事物都有矛盾，意識是也不能例外，而這兩矛盾的兩面，就是「理智」與「情感」。這兩種不同的意識在個人心理上的顯現，正是兩種不同的社會意識在個人心理上的反映。個人心理上所以能反映社會意識，當然是由於社會生活的緣故。所以說人不是自然的動物，而且是社會的動物，一個人的「情感」與「理智」正是從這裏產生出來的。

兩種不同的意識，雖然同時映現在一個人的心理上，但牠們的程度並不是相等的。牠們不但有量的差別，並且有質的差別。這量和質的差別，就是區別「理智」和「情感」的關鍵。就大體說：「情感」常常是程度較深的意識，因為一個人在某種社會上生活得久了，對於某種社會的意識，已有深刻的印入，所以遇事常常不經思維的自然地跑出來，這就形成所謂「情感」。至於「理智」，則常是比較進步的新的帶有科學化的意識。一個人對新的意識接觸得多了，那他的「理智」也趨強，也就愈能克制「情感」的自然奔放。所以一個未受過教育的人，他底情感的流露，常常受過教育的人來得快，我以為這就是這個緣故。但二者——「理智」與「情感」，當然並不是完全對立的，牠們有時統一着，有時對立着，這是隨個人的生活環境及他對各種社會意識接觸得多少而定的。假定一個人生活在純一的社會環

和明確的理智。誰說不是受了當時俄國歷史發展的客觀形成和需要（無產階級徹底擺脫自由資產階級的羈絆）的影響和決定的呢？

假如大家不會嫌我囉嗦的話，那末我的結論便是：情感與理智只是一種意識形態或心理現象，牠們的關係是相互影響、作用、轉化、糾正、體驗以及推進之對立統一的过程。牠們之出現雖有先後之分（情感先於理智），但在人類的認識過程中，牠們就有機地緊密地聯繫起來了（情感中有理智，理智中有情感）。因此，牠們相互之間誰也不能決定誰，而必須由客觀歷史和階級關係來作最後的裁判。

境裏，並且受着與這社會相適應的社會意識的教育，那他的「理智」與「情感」常常是統一着的。假使他此外再接納些別的社會意識，甚至接觸到別的社會環境，那他的「理智」與「情感」就將發生對立，甚至形成尖銳的對立。

譬如說現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援助芬蘭罷，在這種場合，我以為是分不出「理智」與「情感」的，實際上牠們只是從資本主義的自私自利的意識所出發的一種行動而已。要在這些地方來區別「理智」與「情感」，不但不能，而且是多餘的。否則，我們對於這些國家對其他被侵略國的未加積極援助，將不能得到解釋了。但如：「一個思想前進的青年，他的父親是一個出賣民族利益的叛徒，當他發覺他的父親的行動時，他的心理上便起了一種不可調和的矛盾——理智與情感的衝突，理智指示他應該「大義滅親」，而情感却告訴他：父親他個人是很好，而且是很關心的。」（見學習第七期的葉時先生信）在這些地方，「理智」與「情感」是對立起來了。但其實就是二種不同意識在作怪，一種是封建的「孝親」的意識在決定着他的情感（這當然還由於家庭生活所決定），而一種則是進步的救國的意識在驅使着他的理智。

又如勞動者因生活日與機器接觸的緣故，最初產生了仇視機器的意識——情感，但當他獲得了革命的理論——新的意識以後，就能把目標從破壞機器轉移到改革整個社會上來，也就是產生了「理智」。

以上是我個人粗淺的見解，當然不一定是對的。（就是我自己也還未敢確信）希望這問題能引起讀者熱烈的討論，得到一個準確的結論。

「感情」決定「理智」

蕭 範

一 問題的中心

首先必需指出的，「感情」與「理智」是一個矛盾統一的具體範疇，它具體表現在思想發展的過程中。固然，任何矛盾都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着的，但二者之間必有其一居於主導方面，從而決定並領導着這一矛盾的整個發展過程，而另一方面只不過起着一種積極的反作用。如果企圖把它們看成「誰也不能決定誰」，那便是不能瞭解發展過程與無法指出發展前途的庸俗看法，站在辯證唯物論立場，是不容許存在的。

所以這個論爭所留下的問題，清清楚楚是：「感情」決定「理智」還是「理智」決定「感情」？我們祇可能在這二者之間抉擇論點，之外是沒有別的調和的路子的。

二 我的論點

因此，我必需旗幟分明地標出自己的論點：大致上，我是同意則民先生的意見。「感情」決定「理智」。

在認識過程中，人同客觀物象不斷地接觸着，便在這接觸的時節，物象由感覺器官傳達到神經中樞，而神經中樞對於物象便立即泛起一種直覺的反應或本能的衝動——「感情」作用。而這「感情」的發生，也不是沒有根據的，它一定和各個生活經驗所形成的利害關係相適應，這種利害關係使各人的神經中樞造成了敏感的作用，遇事不必思索，便能發生好好惡惡的「感情」來。至於「理智」不過是應用一種思想方法，把「感情」組織起來，調整起來，甚至豐富起來，但「理智」也祇不過對「感情」能够做到這樣的配合作用，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它的。例如勞動者能够明瞭剝削者對於他的關係，自是「理智」的，但他們所以能够應用這個「理智」却還是勞動者在生活經驗中，被生活壓迫出來的反抗情緒所促使的，這種反抗的「感情」很早便伴隨着勞動者存在着，在反抗機器的低級「理智」以前便存在着的。不過在生活的過程中，和在「理智」的不斷調節中，「感情」是比原有的更豐富也更深長了。（但一般往往把神經中樞感受的直覺作用，誤以為就是思維的過程，於是據以肯定，凡「感情」之先，一定有着「理智」的先頭作用，但顯然這是謬想。）

各種生活經驗形成了各種階級的利害關係，被壓迫階級在痛苦的生活經驗

中必然會發生反壓迫的「感情」來，而統治階級在享樂的生活經驗中也必然產生出個人主義的殘酷的「感情」來。所以「感情」總是帶着階級性的，它是階級意識的出發點，在「感情」與「理智」矛盾的發展中，一定是向着維護階級利益的道路發展的。

但是，正和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一樣，而且也就是基於這個矛盾，「感情」與「理智」的矛盾往往不能得到合理的發展，於是「感情」合理了，「理智」却還是「不是沒有錯誤的」。

無庸否認，在生活的重压下，絕大多數的被壓迫者，雖則已經具備了反抗的「感情」，但由於思想上蒙受着深刻的毒害，所謂「理智」却也會相反的把反抗的情緒壓抑下去，但這反動作用，也祇能像生產關係對生產力所生的反作用一樣，僅能做到壓抑的程度而已，它是無權來決定反抗的「感情」不再生長的。在生活的極度惡化底下，「感情」還是壓抑不了，必然地要爆發開來，而且還反抗的「感情」有權在創造一種正確的「理智」，憑着它，完成進步的任務。

也許有人要說，真理的認識下，「理智」可以決定「感情」的，其實並不是嗎？蘇聯的勝利，證明這是歷史上必然的一個真理，但一般個人主義者却不願意去正面認識它，相反的，他們益發企圖在享樂的個人主義的「感情」上面，建立更頑強的反抗「理智」來，進行整個階級意識的抗爭。所以，真理方面的「理智」還是不能從根本上決定或改變個人主義的「感情」的，除非他們的生活在根本上發生了轉變，在培養新「感情」的過程中，方能認識這個真理。

所以，「沒有革命的理論，沒有革命的行動」這句話，也祇能對革命階級才能發生作用，就是說，必需在生活中，有着革命的「感情」的人們，才能配合着革命的理論，在正確的行動中，把「感情」合理的宣洩出來，這裏，自顧也不容抹煞革命的理論的確起着偉大的積極的推進作用，但却不是從根本上解決着「感情」的作用，祇是如同社會主義合理的「生產關係」能够有機地去推進並發展「生產力」，但却不是決定了「生產力」一樣。

就用葉時先生的例子來說明吧。例如：「一個思想前進的青年，他的父親是一個出賣民族利益的叛徒，當他發覺他的父親的行動時，他的心理上便起了一種不可調和的矛盾——「理智」和「情感」的衝突，「理智」指示他應該「大義滅親」，而「情感」却告訴他「父親待他個人是很和善的，而且很關心的……」的確，在這青年面前，有兩個前途，但是，問題的焦點，却在「理智」的認識上面。如果

這青年的實德已由個人主義的情調投身到大集團的生活中去。那裏他的一「感情」基調便也發生了變化，由淺薄的軟弱的個人主義「感情」擴大並深入到底成爲堅強的豐富的集團的「感情」了。而這青年的愛，也由家庭的愛進入到民族的愛了，必需在這時候，「理智」對他有豐富的內容，「大義滅親」也才能作到。如果這「理智」僅不過是一套抽象的概念，就是說，他的生活中從來就沒有豐富的集團的「感情」，也就是沒有堅強的民族的愛，那麼，即使這概念會得爬進他的思想中去，那結果，一定還是要被個人主義「感情」的衝動蓋沒了去，「大義滅親」這句話，祇會是一朵美麗的曇花。

因此，先進的青年，決不祇是由「理論」造成的，「更須注意培養進步的「感情」」。我認爲這是要強調則民先生的話的。

三 但還要強調「理智」

「感情」決定「理智」的我見

苗芒

編輯先生

讀了葉時先生和則民先生的關於「理智」與「感情」問題的論戰，我也

有點意見。在沒有發表我的意見之前，首先我要聲明我是贊同則民先生的立場，而反對葉時先生的意見的。

第一我不同意的是葉時先生說：「工人與工廠主的「理智」不同，並不是爲了我們有無「仇視機器」的「感情」的原因，而是由於各人的「生活利害」關係而決定的。勞動者的生活環境使他明瞭他底敵人——剝削者（有了「理智」才發生憤恨和仇視剝削者的感情，同樣工廠主爲了要獲得利潤而加重榨取工人（他底「理智」）所以決不會有仇視他自己立場的「感情」由此可見並非「感情」決定「理智」而是「理智」決定「感情」了。」葉時先生所說的「理智」決定「感情」雖然在形式上好象是很對，其實他自己已經在暗地裏否定了他自己的主張。「生活利害」使他明瞭他底敵人。「生活利害」是什麼？「生活利害」它本身就是促進「感情」的先決條件，工人在未明瞭他們須要反抗他們的剝削者之前，至少他們是受到「客觀環境」與自己不利打擊（生活利害的反映）有了這樣的打擊，才引起了他們底思想與客觀現實的矛盾（情感變動的過程）然後才有糾合工友反對工廠主，罷工等等行動表現（理智行爲）同樣，工廠主加重壓榨工人是爲了要獲得更多的利潤（情感衝動因爲要達到他的發財慾）所以才

然而「感情」的發生是經過了種種的條件的。到事物的實質——本質。它所能認知的，還祇可能是局部的片面的，或者竟是歪曲出來的假東西。所以，雖則同是一樣的「正義感」，一邊却明明白白地站在正確的立場，另一邊却被侵略者利用了去。另一方面，「感情」的發生，僅不過在事物的作用和刺激底下，暫時地衝動起來，而這衝動常常是一發不可收拾，但待刺激一旦移去却又像流錫了的源泉一樣地靜寂下來。這樣的衝動，結果常常是無補於事的。事實告訴我們，純「感情」的作用，往往便是一盲從，「迷信」，「武斷」的根源，而在決定着民族前途的實踐中，是斷乎不容許存在的。所以我們要求把正確的的思想方法用正確的「理智」來幫助「感情」的發展，對於任何事物，「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分清敵友辨別利害，是不容絲毫含糊的，必需是這樣，才是正確指示民族的前途，因此強調「理智」也就必要了。

加重他榨取工人的手段。（理智行動）顯然的，資本家的苛壓手段和工人的仇視行爲（理智）根本都是在於情感（工人爲了不堪工廠主的壓迫資本家爲了要達到他的發財慾）的基調上發展而進行的。所以說「理智」是不能決定「感情」的，相反的到是「感情」決定「理智」的了。

第二，關於「法西斯強盜的掀起侵略戰爭和蘇聯的進兵芬蘭等等的國際局勢的演變，都是由於「情感的衝動」嗎？假使真是這樣的簡單，那末遠東法西斯的一再向英法帝國主義的挑釁，張伯倫爲什麼不動憤呢？的確這大的世界演變是會許多人驚奇的說不是由於「情感的衝動」吧？法西斯強盜爲什麼要掀起侵略戰爭？原因因爲爲了要解除其國內的矛盾，所以不得不向外發動侵略。要解除其國內的矛盾，也就是存在着情感意味的行爲。蘇聯進兵芬蘭是爲了愛護其人民將受帝國主義利用而充當進攻蘇聯的替死鬼，那麼蘇聯這次進兵的目的既爲了愛護芬蘭人民將受壓迫而進兵的，所以說這次蘇聯的行動也是脫不了在情感的基調上面發展的。遠東法西斯一再向英法帝國主義挑釁而張伯倫不動聲色，原因還是着重情感的指示，因爲在他主觀上以爲不這樣他在遠東的利益就要受點冤枉的損失。有了「要解除矛盾」「愛護其人民」「恐怕損失利益」的感情，所以才表現出「侵略」「進兵」「屈服」的「理智」行動，這樣看來，豈不是「感情」在決定「理智」嗎？

第三，我覺得則民先生所說：「……感情對了理智也不是沒有錯誤的……」

這種理解我是不十分同意的。我的回答是：「感情」對了「理智」也一定對的。「情感」不對，「理智」也一定是不對的。例如葉時先生在第七期學習所問的「一個思想前進的青年，他的父親是一個出賣民族利益的叛徒，當他發覺他的父親的行動時，他的心理上便起了一種不可思議的矛盾——理智和情感的衝突。理智指示他應該「大義滅親」而「情感」却告訴他父親「待他個人是很和善的，而且很關心的……」在這個例子里，「理智」與「情感」是不是在對立着呢？」照這說法，他又在否認自己的意見了，其實「理智」與「情感」復有衝突，也沒有

理智決定情感

葉時

上一期承編者先生和則氏先生於百忙中抽空來替我解答了「感情」與「理智」的問題，使我對這二者的關係有個輪廓的認識，這是我十分感激的。但為了要更澈底了解這二個概念起見，我不得不再「吹毛求疵」地提出些反對的意見。自然這動機並不是為「論戰」而僅是為「學習」罷了。

首先我以為

理智是人類在其生活實踐中所獲得的一種理解

人類自從低級簡單的神經組織發展到高級的複雜的神經系統之後，就漸漸地由「直覺認識」進展到「理性認識」——「思惟」了。換句話說，人類不僅能認識事物，而且能

思惟事物，理解事物。（當然這「認識」的發展是人類勞動促成的。）因此所謂「理智」也就是人類主觀思惟物質接觸「客觀物質」時的一種反映，更簡明地說，亦就是「人類在其生活實踐中所獲得的一種理解力」。

理智與情感是社會的產物，情感通過理智而形成的

我們知道人類不僅是「理智的動物」而且又是「情感的動物」。有時會覺得高興，有時會顯得頹唐。一刻兒很快樂，一刻兒却又很悲傷。但這種「情感」是否是「生理」上的東西呢？

社會科學告訴我們：「人類為了要生活在物質世界裏，就不得不從事『生產』來取得『生活資料』，同時又不得不彼此結成一定的『社會關係』。由於各人的社會立場不同，生活利害不同，因此各人所反映的『主觀意識』——『世界觀』（理智）也就不同。正因為各人的主觀社會立場不同，各人的世界觀（理智）不同，所以形成了各人不同的心境與情感，所謂紳士風度，少爺脾氣，娘娘腔，奴才相，市儈氣，以至小資產階級劣根性等等。（動物之沒有『感情』，只有『生活本能』，也正因為它們不能像人類那樣，能理解事物，所以不能像人類那樣，能理解事物。）

對立，而只是「情感」和「情感」的矛盾。因為要「大義滅親」（理智）首先他已儘具有「民族愛」的「情感」。換一句話說：有了「民族愛」的概念，才會引起「大義滅親」。（理智）根本與例子里所說的父親待他很好的「情感」沒有衝突，假使他覺得他父親待他很好，他就想不到要「大義滅親」。這時候的理智，不說也可以想象的，當然是歪曲的。所以說在上例裏「理智」與「情感」沒有衝突，只是「情感」（民族愛）和「情感」（父親愛）的對抗。

理智與情感是戰鬥地發展的

「理智」與「情感」是人類在認識過程中對客觀現實的一種反映——心理現象。它們是一物的兩面，不能截然分裂的，但它們也不是「單純的」「靜止的」統一，而是相互矛盾，相互關聯地隨着客觀事物的發展而發展的。不過，在這發展過程中，「理智」是處於矛盾的主導方面，換句話說，就是說「理智能決定「情感」，而「情感」祇能影響「理智」。（因為「情感」是由各人的「世界觀」——「理智」所形成的。）

理智與情感的矛盾也就是思想的矛盾

社會的生產力是不斷地向前發展的，因此推動社會也向前進化。現實社會愈發展，人類的生活內容就愈複雜。今時人類所反映的「主觀意識」——「思想」或「理智」也就

愈矛盾。舉一個以前的例子：一個思想前進的青年，他的父親是個出賣民族利益的叛徒。當他發覺他父親的罪行時，他的精神上便受着極端的痛苦——心理的矛盾，也就是「理智」與「情感」的衝突。「理智」指示他應該站在民族的立場上而「大義滅親」而「情感」却告訴他「父親待他個人是很慈愛的，關心的……」在這裏，他的家庭環境形成了他的「家族觀念」——「理智」（從而產生對家族的情感）而法西斯加緊的侵略，和民族危機的嚴重化，則形成了他的國家觀念，民族觀念（理智）。因此這個「心理現象的矛盾」也就是「思想的矛盾」——「理智的矛盾」。

根據以上幾點，所以

（一）承認「「理智」決定「情感」」並不是說：「無論什麼事情只用說教的方法去說明就是了」（因為這是對「個人心理現象的發展而言的，我並不主張「理智萬能」）但這也不是說絕對不可能作用於客觀事物。問題是在這種

在這經濟繼續發展到「資本主義」最後形態——「帝國主義」的階段，尤其是「社會主義」建設突飛猛進，而「資本主義命運日漸沒落的今天階級矛盾的尖銳化愈加明顯地體現在每一個社會現象中。這個階級的矛盾表現在社會的『意識形態』上，便成爲『唯物論』與『觀念論』的激烈的鬥爭，也就是『不勞動不得食』（勞苦大眾的理智）與『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寄生階級的理智）的鬥爭。由於『理智』的階級性不同，所以階級間的『感情』也絕對不能調和。

當然這二個『觀念形態』的鬥爭，必然是前者消滅後者（因爲前者是建築在適合客觀事物發展的立場上的）同時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譬如『蘇聯』的無產階級用革命的科學的馬列寧主義理論去領導『實踐』推翻了『沙皇專政』建立了新的社會主義的國家。這鐵一般的事實證明了『正確的理智』是可能反作用於客觀事物的。因此則民先生所舉的聖西門、威爾斯等的錯誤祇可歸納到『理智』的眞理性的問題中去，根本不能否定『理智決定情感』這一結論。

（二）則民先生的信裏說：『……但是有少數人骨子裏就是反蘇反共的。他們眞心同情芬蘭，您能够用說教的方法去說服他們嗎？其實這裏所說的『骨子裏就是反蘇反共』不是正意味着這『少數人』的生活利害，使他們明瞭『蘇聯

與其說『眞心同情芬蘭（感情）還不如說『利用芬蘭作爲他們反蘇的工具吧』（理智）因爲在資產者羣的心目中是祇有『利益』這二個字，他們不會因『情感』——所謂『邦交』而犧牲自己利益的。否則那『中日親善』經濟提攜等等漂亮口號的提出真是爲了侵略者突然『心血來潮』而體念到這『兄弟之邦』的情誼上來了嗎？

（三）則民先生也承認『法西斯強盜的掀起侵略戰爭和蘇聯的進兵芬蘭等國際局勢的演變』是『理智行爲』這就沒有問題。不過則民先生認爲我處處把『理智』與『情感』看作絕對對立的東西，這點我要否認的，我並沒有說『理智中沒有情感參入』而是說這些國際局勢的演變不是單純的由於『情感』的衝動，而是從『理智』出發的。

還有一點『獻身於主義的革命者，所以能够經歷千辛萬苦，驚心動魄的場面而終於不減其熱烈的情感』正因爲他有着『一個遠大的目標，堅定的信仰（也就是有着正確的理智）』在支持着，否則在屢次的失敗和打擊下，而始終不灰心，不悲觀。不減少其革命的熱忱，怎樣能去理解呢？因此我們的結論是『理智決定情感』。

(新書) 近代世界革命史

陳昌浩 著

卷一 一元

本書卷一，共分三章：分別敘述英國革命，法國大革命和十九世紀上半期歐洲的勞動運動。對於每次革命運動，都詳細說明他的社會經濟政治根源，當時各階級的立場及作用，牠的結局和他所給我們的經驗教訓。近代世界革命史是和科學的社會主義底發生和發展不可分離的一門功課，而本書正是一本再適當沒有的教科書。

一元 二角
這是專門爲初學社會科學者編著的一本教科書，共分十章：首五章講述社會怎樣從原始社會經過多次革命運動而產生了目前的資本主義世界。第六章是『蘇聯概況』，其次則講到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民族革命問題農民問題等等。每章都可以獨立研究或討論，但又互相貫串，系統分明。

桂林新知書店出版

最近到

韜奮先生最近勞績

從美國看到世界

John Strachey 著 生活書店出版

著者斯特勒徹是英國後起之秀的前進作家，與『世界政治』作者杜德齊名。曾五次視察美國，足跡遍全美，以他精深研究與考察所得，發爲這一部名著。對於美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對於美國的實際狀況，對於美國問題的激結所在，對於世界大戰的危機，對於法西斯的來源，對於世界的前途等等，都有透澈的認識與正確的判斷。尤其特色的是對於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有着深刻的而持平的評判，對於一般人對於社會主義的誤解有着中肯而切要的解釋。美國是世界數一數二的強國，它的一舉一動，在在足以影響全世界。所以我們今日來研究美國是必要的。這本書提供了很多很好的材料，可以作我們的參攷。

最新出版 實價七角

兄弟圖書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七號



香氣是否物質？

——逸如君的來信

逸如

編者先生

偶然在新知半月刊第三卷第五期的讀書顧問欄裏，見到了黃特先生所解答青年自學團的『思維是否物質？』『戀愛是否物質？』『香氣是否物質？』等問題的大作，覺得有點不明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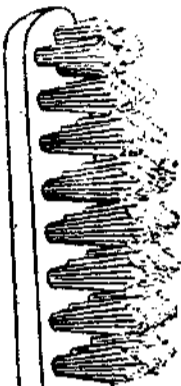
黃特先生說：『構成物質的要素，是三個，那便是：一、要獨立地存在於人類主觀意識之外，二、要為客觀的真實，三要能起作用於人類的感官，而為我們任何認識的對象和源泉，這一點，我很同意，但是在答覆上面三個問題時，他却說它們一個也不是物質，這一點，我就不很同意了。

當然，我們知道：『思維』是物質發展到某一程度時候，所發生的屬性，『戀愛』是派生於男女兩性的物質基礎上的，它們都是人類主觀的東西，所以不是『物質』，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香氣』為什麼也不是『物質』呢？根據他的理由是：『香氣是不能『獨立地』



五十八號牙刷

近世紀最新發明的牙刷。刷頭薄形。係擦大牙最深裏處。刷毛高低。能擦牙面牙縫內外清潔。乃最摩登的牙刷。



總行：上海廣東路三八五號

工廠：上海法租界徐家匯路

雙十牌新記

58

牌十雙
記新梁
司公刷牙

存在於這個客觀世界當中，它是一定物質分子組織所發出來的一種作用，沒有了這發出香氣的物質的主體，（例如一朵花，一瓶香水）它決不能空空洞洞地自己存在的，因此說『香氣』是某種物質的作用和屬性，它是『物質的』本身却不是物質。

這種解答我覺得很滑稽。

第一，黃特先生把『獨立地存在於人類主觀意識之外』和『獨立地存在於客觀世界當中』這二個意義絕對不同的定義混淆起來講了，所以他認『香氣』是『物質』了。因為香氣雖然能夠『獨立地存在於人類主觀意識之外』，但却不能像黃先生所說的：『獨立地存在於客觀世界當中』。

第二，我們知道：宇宙是物質的統一，絕對沒有一個『物質』可以離開別的『物質』而存在的，舉個很簡單的例子說吧：人沒有空氣這個物質就不能生活下去，樹木沒有土地這個物質不能生長在天空中，水假使沒

有河底這個物質，不知要流到什麼地方去了；所以，我們說『物質是獨立地存在於人類主觀意識之外』的，但不能『獨立地存在於客觀世界當中』的，相反的，它們是相互關聯，相互推移，相互作用的。

第三，再舉個例來說：這裏有一支香烟，在燒着這一縷縷的青烟，是我們所看得見的嗅得出的，根據物質的定義我想黃先生也不會否認，它是物質吧，但我們是否可以说：假使沒有香烟，自來火這二物質，就不會有這縷縷的『青烟』，它和『香氣』一樣不能沒有物質主體（香烟，自來火）而空空洞洞地自己存在的，所以它是『非物質的』，如果這種理論可以存在的話，那麼一切的光線，生產力，經濟制度，社會關係，都不是物質了，因為它們都不能脫離太陽燈，人和其它物質主體而獨立地存在的呀。

因此，歸根結底，我們可以這樣說：『香氣和臭氣，以及其它有臭，無臭，能見不能見的氣體一樣，是千萬萬確的客觀真實，是獨立地存在於人類主觀意識之外的，是能起作用於人類的感官，而為我們，任何認識的對象和源泉，所以它是『貨真價實』的『物質』，誰都不會否認的，除非他是白癡或是別有心意的人。』『香氣』和『臭氣』是道地的『物質』，香和臭才是人類主觀的東西——既合這條件，就不能不承認它們是『物質』。

質的」的範疇，把「香氣」硬嵌進去，手法妙雖則是妙了，可是仍掩遮不了是在玩弄觀念的把戲。

健

二 關於香氣是否物質覆逸如君

黃特

感謝學習的編者將逸如君的來信轉給我看，使我有一個作答的機會。

逸如君認為我說香氣不是「物質」而是「物質的」這個觀點是錯誤了，是一種巧妙的「手法」。是在「玩弄觀念的把戲」。這顯然因為逸如君誤解了青年自學團的朋友所問的「香氣」的意義，因此首先應該向逸如君指出，這裏所說的香氣，實在就是指一種香的氣味，而非指像逸如君所想像的一種有着香味的氣體，我對青年自學團朋友的答覆，就正是本着這個理解出發的。可是也許逸如君會認為我的這個理解是武斷的，那麼我有着二個根據：其一，我們可以相信，假如青年自學團的朋友所提出的香氣，不是指香的氣味而是指有着香味的氣體，那麼他們決沒有必要在「氣」之上加上「香」這麼一個形容詞，而只要提出「氣體」或「物質」這樣的問題就夠了。其二，氣體不是物質，或是有香味的氣體不是物質的問題，是太簡單，太淺近了，顯然不是青年自學團的朋友們所要詢問的原意。他們問思惟是不是物質，戀愛是不是物質，這是說明了他們對於什麼是物質的問題，決不會沒有一些基本認識，而只是在比較複雜的場合不能獲取完全的理解，因此我們可以合理的推論，青年自學團的朋友所問的是香的氣味，也就是香和臭的香（但倒也不像逸如君所說的「香和臭才是人類主觀的東西，概念。一香和臭是物質的屬性，對於人類感覺同樣有着客觀實在的意義，說香和臭是主觀的東西顯然是巴克萊的主觀唯心的看法），而不是有着香味的氣體。

還有一個補充也是不妨提出的，就是當青年自學團的負責人荊亮君把那幾個問題拿給我時，他的口頭的說明，也是和我上面的理解相符合的。因此，現在問題辯得簡單了，香的氣味是不是物質呢？答覆還是一個「不」字，香的氣味決不是物質。這正像蘋果的紅顏色，電燈所發的光，火爐所發的熱，或是逸如君的「聰明」和「勇氣」一樣，也正和我對青年自學團的答覆裏所說的一樣，「它們都是某些物質底一定的作用和屬性」而已，這樣的說法，不知道逸如君還是「不很同意」麼？

的討論間所提出的一「香氣」底意義，那裏爲了「爲了」間和學習的篇幅，他所分別提出的三點我就沒有逐一加以答覆的必要了，討論的對象既然已經因爲誤解而撲空，那麼更多的解釋就必將成爲贅述。

可是有一點却是必須鄭重地爲逸如君再加以指出的，我說思惟，戀愛，以及香氣都是「物質的」，但本身却不是物質，這絕不像逸如君所想像的「在「物質」與「精神」二個範疇之外，再劃出一個「非物質」而是「物質的」的範疇」。而却只是說明了一個事實的真理，因爲在我們的現實世界中，非「物質的」東西實在是在根本不能存在的。思惟不是物質，但思惟却顯然是「非物質的」，而正是「物質的」，戀愛本身也不是物質，可是戀愛同樣不是「非物質的」，而也是「物質的」。所謂是「物質的」可以有二個解釋：（一）它本身屬於物質；（二）它的存在和產生可以用物質的原因而說明；（三）它的發展和變化，也爲物質所決定。因此我的說明，就並不是什麼巧妙的「手法」，也沒有「玩弄觀念的把戲」。不同意這個說明，也便是不同意物質一元之真理。

不知逸如君又以為怎樣？

少年出版

新書

真實的故事（原名小草） 賀宜做 實價六角
這是一本十個中篇童話的合集，這些童話把現實社會的情形表白無遺，和那些專門以虛無縹緲的仙人，皇太子，宮主等等使少年們想入非非的作品完全不同。這本書不但使少年們明白現實是怎樣地，而且使我們明白怎樣去奮鬥。

- | | | | |
|-------|-----|------|-----|
| 凱旋門 | 賀宜做 | 林丁插畫 | 四角 |
| 野小鬼 | 賀宜做 | 林丁插畫 | 六角 |
| 安 | 蘇蘇做 | 林丁插畫 | 八角半 |
| 小夏伯陽 | 金人譯 | 林丁插畫 | 四角 |
| 牛及阿狼 | 笑蘋做 | 林丁插畫 | 四角 |
| 祖國的兒女 | 包蕾做 | 林丁插畫 | 四角 |

各書 不及 詳載 參閱 詳細 書目

代售者：
上海郵政信
箱二一九二
號中國文化
服務社及
各地書店



路 (獨幕劇一續第九期) 唐民

母 你爲什麼總是那一付脾氣，對人家孩子那樣子！

父 怎麼，我就是這個樣子！

母 賭氣儘力抽烟！

情 (向父) 爸，息息吧！(對母) 媽，哥及什麼事去啦！(放下書包)

母 就是趙二叔做的那家洋行要添一個人，你怎麼還早回來啦？

情 今天是星期六呀，哥哥是什麼時候去的，怎麼還不回來。

母 一點點就回去了，大概就要回來了。

情 媽我餓了。

母 還只四點不到，怎麼就餓了。

情 (嘟起嘴) 媽！今天不是十二點不到就吃飯的嗎？

父 這麼大人還像個小孩子，見了母親還要撒嬌。

情 誰撒嬌？(橫了她父親一眼)

父 去吧！(命令地)

情 (嘴一嚙同母下)

父 (獨語) 看看這些孩子都這麼搗強，唉！真是——大中的話其實倒也不錯的，不是那班強盜害了我們，以至困受在這兒，孩子們也不致這麼受罪……(大中顯得很疲乏的樣子)

子(上) 大中回來啦！怎麼樣？(母女)

母 你爲什麼總是那一付脾氣，對人家孩子那樣子！

父 怎麼，我就是這個樣子！

母 賭氣儘力抽烟！

情 (向父) 爸，息息吧！(對母) 媽，哥及什麼事去啦！(放下書包)

母 就是趙二叔做的那家洋行要添一個人，你怎麼還早回來啦？

情 今天是星期六呀，哥哥是什麼時候去的，怎麼還不回來。

母 一點點就回去了，大概就要回來了。

情 媽我餓了。

母 還只四點不到，怎麼就餓了。

情 (嘟起嘴) 媽！今天不是十二點不到就吃飯的嗎？

父 這麼大人還像個小孩子，見了母親還要撒嬌。

情 誰撒嬌？(橫了她父親一眼)

父 去吧！(命令地)

情 (嘴一嚙同母下)

父 (獨語) 看看這些孩子都這麼搗強，唉！真是——大中的話其實倒也不錯的，不是那班強盜害了我們，以至困受在這兒，孩子們也不致這麼受罪……(大中顯得很疲乏的樣子)

子(上) 大中回來啦！怎麼樣？(母女)

父 少爺！我告訴你在家裏對父母這樣還不要緊，做生意這脾氣可是要不得，到將來你就知道，我在年輕的時候，不也覺得自己神氣麼，結果吃過虧，才知道。

情 (悶聲不發)

母 (父子同下)

情 一會回來，克成來，我叫他等你。

母 媽！哥哥今天爲什麼不高興？

情 他呀！他不歡喜到「田野洋行」去作生意。

母 那麼爲什麼一定要他去呢？

情 不去，我們家就這麼過得下去嗎？孩子，你年紀輕，還沒有懂外面的事，找生意不是容易的，第一就得要門路，沒有人休想做事，到田野洋行有趙二叔可以幫忙的。

母 (幕後女人聲) 李家奶奶！你說吃了飯就來的哩！我們已來了好久啦！

情 三缺一哩！

母 哦！張家大媽，我就來啦！(大聲地)

情 (雪佩很急促地推門入，她穿着一件文靜的花旗袍，外穿著深藍色的大衣，頭髮很短，手裏拿著幾本書，臉凍得很紅，但看見李母就很自然地笑了)

母 大媽！你老人家好。倩妹，沒出去？(倩英倚在寫字檯邊對她瞧着不理)

情 哦！雪佩，你怎麼好久不來？瞧你的臉凍得這麼紅，怎麼不多穿件衣服，你坐一會兒，我到隔壁去一下！(母下)

情 來看看我？我才不信哩！(轉身兩手撒在寫字檯上)

雪 信不信還不由你。(心不在焉地)

倩 一來就坐到哥哥的椅子上去。(指旁邊的椅子) 這兒不能坐麼？

雪 這兒不能坐麼？

倩 雪！姐姐你真地來看我的麼？那麼你看吧！(將臉呈近雪佩)

雪 倩英！你一天到晚就是鬧，我問——

倩 (倩英搶白)

雪 你說來看看我的，給你看了，又說我胡鬧，你要怎麼着好？

倩 別再鬧了，我問你他上那兒去啦？(很急的樣子)

雪 (假正經) 誰他是誰？

倩 (着急) 你哥哥大中，早就好說啦！他，他的。

雪 (又窘又急)

倩 我說來看看我的，他來啦！(用手向外一指裝假聲) (雪佩跳起來抓住她)

雪 你再說，再說把你嘴撕開來，再說不說？

倩 好姐姐，不再說了。(忽然變硬) 說哩！怎麼？(俏皮) 哥哥上那兒去你不知道？

雪 我不要再知道。(變軟) 好妹妹，別鬧吧！(改口) 告訴我吧！我還有要事去哩！他到那兒去了？

倩 (亂念) 你既然有事，那麼我也不留啦！

情 (真急) 哥你走我告訴你
 告訴你
 講呀
 哥哥上趙... 趙保榮家去了, 跟爸
 一塊兒去的。
 趙保榮, 哦, 不是趙醫珍的叔父。
 (突地門開了, 克成走進來,
 原來是克成哥, 我當是誰哩! 進來坐,
 進來坐。
 好好! 大中回來麼? (站在門邊)
 回來丁又出去啦! 就要來的。請坐一
 會兒吧! (克成對雪佩看了一眼坐
 下)
 (拿了書站起) 倩妹! 我走啦! 他回
 來就說我來過了, 叫他等着, 我到三
 妹那裏去就來叫他等着我。
 曉得啦! (眼睛斜望着她)
 (雪佩下)
 倩英! 大中什麼時候出去的, 多會
 兒回來?
 好一會了, 就要來的。
 唔——
 (倩英抬頭望着壁上時鐘, 大中推
 門入)
 (搶着說) 哥哥, 雪佩來過, 才出去,
 你沒碰見嗎?
 沒有碰着, 她說什麼? 哦! 克成哥你來
 了等了多久呢?
 沒有一會才來的。
 倩妹, 媽那去了?
 隔壁去了, 真的, 我去看她去。(倩英
 下)
 大中你那兒去的? 聽說有什麼事?

中 (驚) 什麼? (拍桌) 這三
 克 有什麼秘密麼? (俏皮) 兄弟, 放心
 吧! 我不會來搶你飯碗的, 我今天就
 要走!
 中 (先低着頭聽了最後一句話驚拾
 頭) 什麼?
 克 我要走啦! 離開這沉悶的上海了。
 中 到那兒去? 內地去麼?
 克 也算是內地。
 中 去做什麼哩?
 克 有的是兩隻手, 一付腦子, 一張嘴, 還
 沒事幹? 大中我問你, 你究竟做什麼
 事? 是一樁有意義的工作嗎? 那麼留
 在上海倒也很好的。
 中 (嘆氣)
 克 你爲什麼不說?
 中 克成實在沒有什麼, 就是今天我父
 親逼着我去放「田野洋行」, 我實
 在不願意去, 可是被逼得沒有法子,
 祇得在外面亂逛了一陣, 敷衍了他
 一下, 所以你來沒碰着, 剛才又被逼
 着上趙家——趙保榮家去了一趟,
 也就是爲這事, 克成, 你看這事怎麼
 弄哩!
 中 你預備怎樣? (試探) 我看還是依
 順着令尊吧!
 克 哼! 你竟以爲我是一個那麼可憐的
 東西麼? 不過唉! 跟你說了, 吧我
 的肚裏實在藏不下了, 還有一件更
 討厭的事煩纏着我哩! 家裏已代我
 訂了婚, 並且明年就要我結婚, 對方
 就是那個趙保榮的姪女兒, 你說這

中 (沉思) 方才來找你那位密
 克 司是誰?
 中 是我的朋友, 她的環境倒與我很相
 像的。
 中 你們很好吧?
 克 (回憶) 已經是四五年的朋友 (改
 口) 也說不上怎麼好。
 中 (自語一樣) 婚姻問題, 又是家庭
 問題, 也可說是關係着一個人整個
 前途的問題的, 確是很難解決的主
 要的, 都要你自己意志堅決, 那也許
 是可以解決的。
 中 不過, 你要知道, 我父親是怎樣地一
 個人, 他的意思別人很難扳得轉的。
 中 那是當然的。
 中 那麼怎麼辦呢?
 克 辦法到是有的。
 中 什麼辦法, 脫離家庭, 是不是?
 克 那邊得你自己決定。
 中 (沉默很久) 唔! 是的, 我是應
 該走的, 我以前也已有過這志願, 可
 是因爲不堅決的緣故, 終於被慈母
 的淚水給衝散了, 在她的溺愛下我
 已變成一個懦弱, 可是現在我再
 也不能忍受了, 我要幹, 我要鬥, 朋
 友, 你能允許我同你一道走嗎? (堅
 決地)

中 我已決定了 (更堅決) 老實說這
 問題這幾天我老盤算着。
 中 真的嗎?
 克 怎麼不是真的。
 中 那麼你能今天就走嗎?
 克 有什麼不能?
 中 好, 我待一會兒來找你。
 克 好待會兒見, 你來時請拍三下手就
 得啦!
 中 好 (從中門下)
 中 (大中見克成走後站清呆好一會,
 斷然很快地走入臥室, 台上靜靜地
 一個人也沒有, 好久大中提了一個
 不大的皮箱走出來, 正巧遇着母從
 門外入)
 中 大中回來啦? 提皮箱做什麼? 你爸爸
 哩!
 母 哦! 爸爸! 在喝酒哩! 差不多也要回
 來了, 我要找一樣東西。
 中 (父跌撞地上)
 父 大中! 你坐一會兒, 搶着要走, 誰
 找你哩! 大中媽! 今天我可真樂了, 趙
 二叔請客, 我可喝暢了, 大中媽你
 不樂!
 母 又灌醉了, 你瞧那歹像, 不會少喝些
 麼? 去睡吧! 大中你飯吃了麼? 我倒吃
 過了。
 父 唔! 那兒呢, 我真沒有醉, 大中早
 吃過了, 大中! 誰找你哩! 去呀! 大中
 媽! 你倒底樂不樂!
 母 得了, 我的老爺子, 我樂, 我樂, 去睡吧!
 (扶父入幕後, 父的模糊的鬧聲)

中 雪 中 雪 情 中 倩

中

(幕後聲)媽快些啊!(母應着出去,大中端坐着看書)

(母走出後他趕忙找信紙,寫信寫了幾個字又擱去兩只手托住下額眼睛望着前面自語)我就這樣走了麼?是的,我應該走,我非得走,可憐的媽!你好容易將一個孩子撫養成,人費去了你大半部的心血,現在他已長全了翅膀,會飛了,將要離開你了,你覺得悲傷麼?一定的吧,當你知道你的孩子已經走了,你一定要痛哭,不,你會痛恨,你會咒咒,但是,你還是痛着他,記掛着他,你怪他太無情,是的,你的孩子太忍心了,他斷然地就離開了你,而且一聲不響地離開了你,然而你為什麼不能向他告辭哩!理智啊!你是多麼地殘酷啊!一個孩子在要走的時候都不能向他的母親告辭一聲,唉!(他嘆了一口長氣,抬着頭望着上方好久,像覺醒一樣地堅決地寫信)

(好久倩英和雪佩入見大中在寫字,倩英用手止雪佩出聲輕輕走到大中背後偷看信讀)「親愛的母親!哥哥你這是在做什麼?」(大中驚起)哦!倩英!雪佩!你也來啦!你來得正好,我正想來找你。(哥哥你還是什麼意思?(指信))「大中我也正待找你。」我要離開上海啦!雪佩你願意跟我一塊兒走麼?(倩英驚住)「啊!你離開上海,真的麼?上那兒去?誰還關心你不成,倩英不要驚奇,我頂

中 倩 中 倩 中 倩 中 倩

雪

倩

中

倩

中

備同克成他們一塊兒走,到游擊區去,去幹我們所應該幹的工作,雪佩假如你願意的話,那麼今天晚上十點鐘集合,我希望你能一塊兒走。怎麼不願意,早就希望着這樣了,你在這兒等着,我回去拿些東西就來。(飛似的跑出去,大中繼續着寫信)

哥哥你這是從那兒說起的,爸媽年紀已是這麼大,又祇有你這麼一個兒子,你不怕傷他們倆老人家的心麼?更其是媽,並且現在是什麼時候,你的身體又並不強健,能去做什麼哩!(大中仍在寫信不理她)

倩英,我真想不到,像你這樣明白的人,竟會說出那麼不通的話,是的,爸媽祇有我一個兒子,但你不是他們的兒子麼?那麼又何必分什麼兒子不兒子哩,不錯,我走了後媽一定是十分傷心的,但是在一個民族國家被欺侮,不被侵略,被吞滅的時候,還能夠顧到家庭麼!何況現在我不能再在這嚮化着的家庭呆下去,是的,這是什麼時候,這正是國家需要我們的時候,我還不應該走麼?還能苟安地而且許會嚮化地呆下去麼!(很快地寫信)

的理智已戰勝了,因為在家庭的上,還有國家,民族,為了民族,為了國家,我們青年不得不暫時離開這又厭惡的又不可丟棄的家庭,現在如果再迷戀着這連累的家庭,那不但對國家是失去一份力量而且對自己也是失去一次淘鍊,甚至於還會增加自己的痛苦,所以到游擊區去不但是為了民族國家,同時為了自己(很快地寫信)

那哥哥,你是決定走了?可是媽! (哽咽)

是的,倩英這真是我最最痛苦的最遺憾的一件事,然而這是逼不得已的事,這祇有對不起媽了,白費了她老人家一片心腸,祇算少養我這一個不孝的孩子,倩英我走後,他們也祇有了一個了,家裏的事情希望你多照顧些,對於父母請你再不要孩子氣了,為了哥哥,什麼事全請忍耐些吧,尤其對於媽,多多地安慰她,這封信(將信折入信封)在明天早晨念給媽聽,並且替我解釋我不能告辭的原因,告訴她,這次我的走是她的光榮,是我的前途,至於爸爸你也得好好地規勸他老人家,酒不要再多喝了,你自己哩,應該好好地念書,多多參加集團,做一個對得起民族國家,對得起自己的人,怎麼倩英(痛苦地)不要難受,你知道,你這一哭,哥哥是更難受了,你應該為我能够效力國家而喜歡,為什麼

中 雪 中 雪 倩 中 倩

倩

中

中

倩

中

(滿現出興奮的姿態提着一只黑皮箱走進來衣服已換了像旅行的樣子)那麼大的孩子還哭哩!別那末忸忸捏捏地吧!大中看我,輕便麼?哥哥我並不是為了你走難受,我哭的是我不能跟着你們走,為了老年的父母,為了自己的學業,我還得呆下去,但是在不久的將來,也許不一定也會走上像你們現在所走的道路,哥哥等着吧!(我們這一代)都會走上這條路的,你們等着吧!對對,你這才是我的親妹妹,倩英!緊記着這一點,到游擊區去!是我們的責任,是我們的專業!(門外三下拍手聲)聽,克成已來了,我們要走啦!

(和倩英握手)再會吧!我們等着你們。
倩英再會吧!我們等着你們。(又是三手下掌聲)走吧!雪佩! 幕急下

來函照登

敬啟者閱讀貴刊第十期登載「羣力出版社徵文啟事」一則末後「來稿請寄青島路六七號轉」查上項地址係本社所在地而該羣力出版社始終未曾與本社接洽顯屬片面行動敝社不能負責尚祈貴刊代為更正為荷此致
學習社
亞美書社啟



信箱

則簡信通

- 一、凡有信件或函件，請向本刊提出。
- 二、本刊的答覆，分公開答覆和直接函覆二種，故來信必須寫明姓名和地址（本刊總編輯代守秘密）。
- 三、來信最好用有格紙直寫，並不要寫得太擠。

「寄人籬下」怎麼辦

讀者先生！

在這裏，恕我不說客套話。

我很誠懇的告訴先生，我是一個依人籬下，手無縛雞之力的弱女子。

我也沒有讀過多少年數的書，在剛剛要走進中學的時候，就來了個不幸的遭遇，那便是父母的去世。從此，使我永遠的與學校隔了一座厚厚的牆，只好依人籬下住在叔父叔母的家中。可是目前孤島，物價步步的高昇，由於這一點，我叔父母雖然不說，但是我却過意不去。服務社會嗎？那上面不是說過我是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社會經驗也是個「零」字，同時在孤島上根本也沒有一件事體可給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弱女子去做。繼續進學校嗎？那我吃着叔父用着叔母這句話又怎能說得出口？叔父叔母又真的會答應嗎？先生，你可救救我！祝平安！

其坊女士：

並不是我們慣於支付廉價的同情，你的遭遇，的確是令人感動的，但我們要

告訴你，我們並沒有直接援助你的方法，因為我們的能力原極有限，我們所能貢獻給讀者的只是一點意見。

照你的來信看來，你的環境無疑的需要你自己堅強地站立起來作一個人，不然的話，恐將不免要作一個被社會壓迫的女子，自然，讀書是非常需要的。雖則你吃用都是仰仗叔父，不好再開口說要讀書，但我們以為你要爭取讀書機會，並不是絕對沒有可能，因為你除了無錢，並沒有其他使你不能讀書的牽制。這問題却比較地單純。誠然，在孤島上的學校，大半都是「學店」，無錢是不能進門的，但比較地要錢不多，甚至不要錢的，却不是沒有，據我們所知，如莘莘夜中學（牯嶺路一七〇號）及第四中華職業補習學校，收費就都很便宜，前者並有很多免費學額，只要你是真正經濟困難，也許可能免費的。縱然是少許要幾個錢的話，你的叔父既在還百物高漲的時候能容你在一起過活而沒有話說，據我們猜測，也許可能答應你的要求的，因為作一個姪女的要創造她的前途，論理作叔父的，是應該同情的，你為什麼不敢向叔父張

「自我批評」是否需要

編輯先生大鑒：

我是貴刊的一個忠實讀者，在我讀了每一期以後，我都感到貴刊充實的內容和公正的立場，使我在懷疑中能得到確切的解答，我的認識也隨同貴刊的出版而進步了。這點我應當向貴刊致十二萬分的謝意。現在我有一個很重要的疑問，想來要求先生解答，希望先生能給我一個具體的指示，借貴刊的一角公佈出來，順便給一般人知道知道。

引起我始終懷疑的，是我們的一個讀書會不能通過「自我批評」的提議和他們的所謂的「意見」。他們以為「工作的精神是自發的。我們既有自發的工作精神，就無須自我批評。」同時「應該顧全面子，憐惜和愛護我們的同志，防止他們會有反感，以至於會放棄求習的權利和工作的義務。」這類意見，我為了懷疑，曾經堅決地反對。我的意見認為「

苦勞，我們要解除自己和大家的苦難，只有求得民族的徹底解放，這責任是有一部份在你肩上的。

來信里幾次說到你是一個「弱女子」，為什麼作一個女子就要弱呢？不錯，女子在體力方面一般是較男子為弱，但在大時代的洪爐里，却一樣可以鍛鍊成鋼鐵，希望你不要服「弱」，祝你健康！

編者

自我批評是無論個人和團體所不能缺少的教育武器，自我批評的目的是揭露和消除我們的錯誤與弱點，它能加強我們對現實的認識，鍛鍊我們成爲鋼鐵的戰士，鞏固我們的組織。」所以非通過不可，可是結果還是無效，先生你以為我不對麼？

二月十四日

一個讀書會的會員

來信所提到的問題，的確非常重要，正如你所謂「自我批評是無論個人或團體所不可缺少的教育武器」無疑的，是非常需要的。不過有的人常把自我批評看作一時的時髦，而有的人則以此來互相攻擊，這却是要不得的。自我批評原則是上是不應該講情面，有了自我批評應該是彼此沒有隔膜，大家更加親密起來。不過，我們却需要顧到目前的一般青年，或多或少都保持了一種小布爾喬亞

讀者其坊寫

二月十五日

的習性，自尊（也許是自傲）心裏非常濃厚，如果在批評的方式上不留意，往往他在心裏覺得人家批評是正當，但爲了要面子，不肯接受，却索性給鬧反了。你的同伴反對自我批評固然不對，但他們說的會引起人家的反感，這情形却不是沒有的，不過他們把「憐惜」與「愛護」作同樣理解，却是錯誤的，我們對工作同志應該愛護，但愛護却不就是憐惜。話說回來自我批評一定需要，但工作的方式却也要緊，不過講究工作的方式却不就是馬馬虎虎，而是要「看人論事」，「盡情盡理」。洛甫先生的「看人接物」問題，不知你看見過沒有，這是值得我們每一個人熟讀的。還有本刊第六期信箱回信，陳克君二便待人接物問題，也可參考。

莘莘夜中學招新

班次：1. 初中各級，預科及各科選科。2. 初中一、二、三年級及現代知識科。3. 初中一、二、三年級及現代知識科。4. 初中一、二、三年級及現代知識科。

納費：1. 初中各級，預科及各科選科，每科二元。2. 初中一、二、三年級及現代知識科，每科一元。3. 初中一、二、三年級及現代知識科，每科一元。4. 初中一、二、三年級及現代知識科，每科一元。

預科：國民、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理、歷史、經濟、哲學、時事、近代史、文藝、英文、上學時間：每晚六時五十分至九時半。

校址：姑蘇路一七〇號（業已開課）

亞美書社

優待簡則

- 一、本店爲提高讀書興趣，減輕讀者負擔起見，特設立優待部，謀讀者之福利。
- 二、凡願加入本店優待部者，應來本店填寫申請書，並繳納保證金法幣一元，由本店製給收據，及優待證各一紙爲憑。
- 三、優待部享受下列各項優待權：
 1. 廉價購買本店經售之各種文具圖書。
 2. 得由電話通知購辦，專差送上，免收送力。
 3. 優待部介紹普通讀者，購買貨品，亦得享受優待折扣。
 4. 優待部委託本店預約各項書籍或預定各種雜誌，得照普通預約定價再打折扣。
 5. 其他種種特約服務事項。
- 四、優待部可隨時聲明退部，自聲明日起，停止享受各項權利，保證金則於一個月後，全數發還。
- 五、優待部細則，當由本店另訂之。（最近折扣自七折至九折）

本簡章於不違反上項原則下，得隨時修改之。

亞美書社優待部啓
地址青島路六七號

編輯室

一、關於管理與情感的討論，自上期本刊將他提出以後，接到各方的意見頗多，並從兩派中間另參加了一派，認爲理智與情感互不決定。本期發表了五篇，編者仍於沒加意見，如果讀者再有文稿寄來，我們當繼續登出，之後，再作結論。

二、香氣是不否物質這一問題，原是一位讀者對黃特先生在新知半月刊解答讀者問題的質疑，我們將信送給黃先生，蒙黃先生予以答覆，特一併登出，不過關於物質這一問題，的確相當繁複，尤其是物質是不是一定能起作用於人類的感官？似還值得討論。

三、關於墨子思想及幾個歷史問題的討論，因本刊上期發表的「用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文，是高梁先生轉給我們的，故我們接到車載先生的來信以後亦即轉給高梁先生，但因原作者還在內地，高梁先生乃代作答覆，並負責將信轉去，也許以後我們還能接到原作者的意見。

最後是蘇芬衝突的本質一文，立論頗爲嚴正，因其中有關涉射擊先生在新知半月刊第三期五期發表一文之處，我們曾將原稿給射擊先生看過，據射擊先生來信：謂將在新知四卷二期上作答，此外對於國民黨關於實施憲政指示的意見一文，是我們特請張綱先生寫的，希望大家對這指示有意見發表，我們當儘先登載。

本 刊 定 價	全年	半年	三個月	零售每冊
	廿四元	十二元	六元	一元二角
廣 告 價 目	封面	封底	內頁	地位
	四元	三元	二元	每行

每達一日，十六，出版

編輯人：柳靜

發行人：王方舟

定閱處：愛多亞路浦東大慶四二二號

總經理：五洲書報社
山東路二二二號

公共租界警務處登記證C字六一九號

本刊文字圖畫非經允許不得轉載來稿及信件請寄愛多亞路浦東大慶四二二號